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二七一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71)	1
向离任主席和离任理事国代表表示感谢，并欢迎安全理事会新理事国代表	1
通过议程	2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七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松井明先生(日本)。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71)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105)。

向离任主席和离任理事国代表表示感谢， 并欢迎安全理事会新理事国代表

1. **主席：**在我们开始讨论今天的问题之前，我愿意首先代表安理会并以我二月份主席的身分向上月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法国代表赛杜大使致敬。一月份安理会虽然没有召开过正式会议，但前任主席在今天开会前所进行的私下协商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使我现在担任的工作方便多了。

2. **赛杜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这番盛情的话。由于我作为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没有做什么令人鼓舞的事，因此，我更要对你的这番话表示感谢。事实上，一直到昨天为止我使用主席权力的唯一表现只是召开了安全理事会，把主持安理会会议的光荣立即移交给你，这的确是光荣的，但也是负担。如果不是由于议事规则使离任主席不得不在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的半夜钟声敲响时象灰姑娘那样迅速地离开舞会的话，你甚至会责备我有点轻浮吧。

3. 我们今天的会议使我觉得，你的继任人如果和他的前任比较一下，他会发现他的工作要好办得多。他一定有很多理由赞扬你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才能和功绩。我愿意预先和他一起向你表示祝贺。

4. 我不想冒昧对我们的主席致欢迎词，但我还是愿意对你说，你出席安全理事会，使我多么高兴。你对我国和我国语言的了解使我更感高兴。

5. **主席：**现在我愿意代表安理会向离任理事国代表，即玻利维亚代表O. 桑斯先生，象牙海岸代表乌谢尔先生，马来西亚代表拉马尼先生，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在任期内为这一重要机构所做的出色工作。他们对安理会的贡献在各方面都是很突出的。我相信，所有在座的人，特别是安理会新理事国代表们，都将学习他们那种值得赞扬的榜样。

6. 作为安理会主席，我还要向安理会新理事国代表，即阿根廷代表鲁达先生，保加利亚代表塔拉巴诺夫先生，马里代表库利巴利先生，新西兰代表科纳先生，尼日利亚代表阿狄博先生，乌干达代表基朗德先生表示欢迎。这几位杰出的外交家在联合国各种机构的活动中有过出色的表现，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对联合国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大家都是很熟识他们的。我相信，安理会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利益，将从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中得到益处。

7. 如果安理会允许的话，我想借此机会，不是作为安理会主席，而是作为一个新当选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提出一些希望或者说殷切期望。我特别希望常任和非常任的安理会老理事国代表，都能指导我们的工作，用他们的经验和明见启发我们的辩论。我也希望秘书长和他的所有助手能象他们迄今优异地做出的那样，继续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巨大工作。

8. 安全理事会今年是第一次开会，但这是一个扩大而加强了安理会。在联合国历史上，世界上所有地区在安理会都有直接的、按比例分配的代表，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说，安全理事会经过这样的扩大和有了这样改进了的地域代表性之后而进入一九六六年时，已经作出了一个新的开端。我希望这个新开端将给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带来更新的力量和威信。

9. 鉴于安理会要讨论的问题很紧迫，我想最好不要在惯常礼节上费太多时间。请允许我建议每一位代表，不管新老，都不说客套恭维话，而在一般性辩论时只发表他们对一九六六年安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感想。当然，我并不是把这一点作为程序问题提出来，安理会各位代表可以自己酌情而为。

通过议程

10.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愿意遵照你刚才发表的高见，和你一起感谢各位离任理事国代表对安理会工作的重大贡献，特别是我这个新到安理会的人从中获得了很大教益。我同样也想对新选出的安理会理事国杰出的代表们表示诚挚的欢迎。我知道他们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将给我们大家很大帮助。主席先生，我特别要欢迎你。我相信，你作为你的国家在这里的常驻代表的经验以及你对国际事务的许多经验，将使我们的工作顺利进行，并引导大家向着我们所致力和平与安全事业前进，这一事业是联合国宪章作为首要职责交给安全理事会的。

11. 我之所以要求现在发言，是因为我显然有义务向安理会各位代表比较详细地说明美国为什么要建议安全理事会正式审议关于促成谈判使越南局势获得和平解决的问题。我想趁讨论议程时说明我们必须采取这一个步骤的理由。如果安理会通过议程，那么在议程通过之后，当然还要经过安理会同意，我将更详细地谈一谈越南战争的背景和起因，谈一谈我的政府对这一严重而悲惨的问题的看法。安理会其他代表也一定同样要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希望各位代表能够同意这样一点，即让越南共和国和北越双方代表都向安理会陈述他们的意见，将会给安理会的辩论带来很大的益处。

12. 当前世界各国政治家、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所面临的任务，没有比首先设法结束越南战斗，然后找出一项将使越南人民获得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这个任务更为紧迫的了。这一任务的无可否认的紧迫性，迄今为促使就越南问题进行谈判所作的一切其他努力的失败，联合国宪章为安理会规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我们对本安理会各位代表所积累的经验与智慧的尊重；正是这一切才促使我的政府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紧急会议。不管人们怎么说和怎么想，简单扼要地说，我们向安全理事会的呼吁再次证明，我们是决心要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一决心，是由于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谈判解决而不是军事解决，显然是最符合全体越南人民和与冲突有关的各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最大利益的。我们请求安理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已进行的并决心继续下去的和平攻势已告结束，而是意味着这一攻势已具有新的广度。正如约翰逊总统昨天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和平压力将和我们在战场上的军事压力一样，是严厉的，坚持不懈的。

13. 我们在越南的作用现在是，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即北越有意识地、肆无忌惮地破坏了日内瓦协议的各项规定，特别是破坏了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的第十九条，¹这一条规定北越保证“不使”它的领土“用于敌对行动的再起或服务于侵略政策”。北越不顾这一书面保证，在北平的援助下，领导、装备、维持了南方的这场战斗。它把数以万计的受过训练的武装人员，其中包括它的正规部队，运往南越战场，目的就是要以武力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南越人民。

14. 尽管我们抵抗这种侵略的决心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不可动摇的，但我们对和平解决的希望和必要性却从未忘记过。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安理会的任务。我国政府在过去一年里在许多友好人士的建议和协助下，为实现和平所作出的努力，我看在最近的

¹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签订；参阅关于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情况的补充文件，英王敕颁文件第九二二九号（伦敦，皇家文书局，一九五四年八月），第33页。

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美国政府本身一再谋求，也鼓励过别人去谋求一种能把这一悲惨的武装冲突转移到会议桌上的方案。我们曾经反复呼吁联合国在促成无条件的讨论和谈判，以谋求一种可以接受的恢复越南和平的方案方面，以集体或个别的方式，通过它的任何一个机构，包括秘书长在内，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这里，我特别要向秘书长表示敬意，他为实现我们大家所希望和谋求的和平做了不懈的努力。

15. 当联合王国向苏联建议，由他们两国政府以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会议²两主席的身分，负责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所有国家一道探讨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基础时，我们曾给予支持和鼓励。当联合王国委派其杰出公民前外交大臣 P. G. 沃克先生前往有关各国，探讨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时，我们曾表示欢迎。

16. 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约翰逊总统曾经明确无误地表示，美国依然准备和所有与越南冲突有关的各国政府或其中一些政府进行无条件的讨论。第二天，我们以肯定的态度响应了三月在贝尔格莱德开会的十七个不结盟国家前不久发出的“举行不带先决条件的谈判”的呼吁。

17. 当印度政府建议停止在越南的敌对行动，由一支亚非国家军队监视北越和南越之间的边界时，我们曾公开表示对这一主张感兴趣，并在私下要求更仔细地研究这一建议，从而表明我们认为这一呼吁在性质上是积极的。

18. 五月中旬我们暂时停止了对北越军事目标的空中袭击，并把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通知了北越人。但是尽管这样，尽管我们或别人作了一切努力，河内或北平都丝毫没有这样的表示，即它们愿意和我们一样把这个问题转移到会议上来，而这个问题是应当在会议上解决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谋求和平。虽然我们愿意从战场转到会议桌上的诚意很少有人怀疑，但是有一些人，其中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河内的朋友，极力主张，再一次更长时间地暂停对北越军事目标的轰炸，也许会创造一种有利于谈判的气

氛。我们尊重这一意见，认为这表现着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的意见，加以我们自己愿意不遗余力地谋求和平，于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政府再次暂停了轰炸，并使这次暂停持续了三十七天，即五个多星期，从而充分尊重了我们听到的意见。我必须强调指出，这次暂停轰炸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即尽管我们或别人在一年多里提出过种种和平建议，河内在口头上和行动上却始终坚持它的顽固不化的态度。同时，我们是在没有得到任何保证说这会使我们较为接近和平或谈判的情况下暂停轰炸的。

19. 这次暂停轰炸有两个并行的目的：一方面，弄清楚是否象很多人所宣言而无人能证实的那样，轰炸实际上是妨碍讨论或谈判的具有决定性的障碍；另一方面，弄清楚河内是否和我们同样希望减缩越南武装冲突的强度和范围，并实现和平解决。

20. 我们通过史无前例的外交攻势，即通过同教皇陛下的磋商，说明了这些目的。教皇陛下作为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曾恰如其分地表示了对世界和平的深切关怀，他在他首次光临的第二十届大会第一三四七次全体会议上雄辩地表达过这种关怀。我们派出了六个总统特使到三十四个国家的首都去和它们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商谈；约翰逊总统还向更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发出了私人信件。通过这些办法，我们和一百一十五个以上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进行了磋商。

21.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目的向河内解释过。事实上，在暂停轰炸还不到一星期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在四个多星期以前，我们就把暂停轰炸直接通知了河内，并告诉他们，如果北越报以对和平作出认真的贡献，那就显然会对进一步延长暂停轰炸期限的可能性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我还想提醒安理会，在我们和北越直接接触后，在把我们关于暂停轰炸的信息传达给北越并经北越收到之后，我们曾继续暂停轰炸达三十多天之久。

22.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克制和忍耐并没有得到报偿。河内方面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只是继续连珠炮似地发出侮辱、谩骂和毁谤的声音。现在我要说的是，我不理解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怎么能够用侮

²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

辱、谩骂和毁谤的办法来加以促进。需要的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民都应庄严地关注着世界和平这一高于一切的事业及其必要性。尽管受到侮辱、谩骂和毁谤，我们还是觉得，如果北越在谩骂的同时在南越地面上表现出克制的话，我们的努力也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就会认为这样的反应就是对我们的和平倡议的一种积极反应。

23. 但是，正如国务卿腊斯克还是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在三十七天停炸期间，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事实是，北越的人员物资继续大量渗入南越；暴力行为依旧在南越本身继续着，虽然相对来说来有小小的变化，但实际上和一九六五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最高记录水平并不相上下。上星期六，即一月二十九日，河内公布了胡志明主席一月二十四日发给某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一封信。这封信连同两天后北越官方喉舌人民报发表的社论都明确无误地表明，河内现在并不比一年前更愿意致力于谈判解决或对等地减少敌对行动。胡志明把我们谋求谈判解决的努力说成是“战争借口”。他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要美国先接受这些条件，然后才能开始谈判。

24. 这三个先决条件是：第一，美国“必须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立场，并且要有实际行动来证明”；第二，美国“必须无条件地永远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袭击和其他战争行动”；第三，这是一个新的先决条件，而且我要强调指出，是一个比停炸前更不能令人接受的、而不是更容易让人响应的先决条件，即美国“必须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南越人民唯一的”——我要强调这个词——“真正的代表”。

25. 胡志明主席对美国提出这么多条件，可他并未拿出丝毫东西来作为交换：他那方面的战争行动并未停止；在整个停炸期间渗透没有减少，而是一直在继续；整个停炸期间恐怖行动没有减少，而是和停炸以前很长时间内一样在继续着；整个停炸期间人员武器的供应未见减少，而是在继续；不愿谈判，甚至不愿通过外交途径为促成谈判而进行私下的对话。总而言之，正如和我们友好也和河内友好的各国首都的舆论机关所承认的那样，胡志明断然拒绝了我们通过

延长停炸这一走向谈判与和平解决以及对等地减少敌对行动的步骤所谋求达到的两个目的。

26. 这样，胡志明和其他北越领导人对轰炸暂停了三十七天之后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决定就得负全部责任。美国对恢复轰炸没有任何责任。胡志明要对恢复轰炸负责，因为他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明白建议，即只要北越作出对等反应，这种暂停就可以维持下去，继续下去。

27. 我们曾诚恳地希望河内会作出不同的反应。现在，我想向一切曾努力鼓励河内作出不同的反应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同时，我们除了对河内在口头上和行动上所作出的明白答复表示奉陪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28. 但是，我们今天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对和平以及对终止越南毫无意义的破坏抱有如此坚强的决心，因此我们不能也决不会把上述答复看作是最后的、不可改变的答复。我们将继续寻找一个讲坛，谋求一种可以导致开始谈判的方案。我们希望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讲坛，这里就能够出现这样一种方案。

29. 我们对这样一种方案的基本内容所持的意见已摘要地写在我一九六六年一月四日致秘书长的信中。我要在这里再说一遍，这一摘要是在我国政府的完全同意和约翰逊总统的明确授权下写成的，因此这一摘要的有效性是无可怀疑的。摘要如下：

“……美国准备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下，或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或谈判；可以想办法做到对等地减少敌对行动”——我再说一遍，“对等地减少敌对行动”——“并且把停火作为任何讨论或谈判的第一议题；一旦南越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未来时，美国就仍旧准备从南越撤出自己的军队；美国无意继续在越南保留军队或基地”，我想再说一遍，以便大家能够听清楚，搞明白：“美国无意继续在越南保留军队或基地”。摘要继续说：“……南越未来的政治结构应由南越人民通过民主方式自行决定；两个越南的重新统一问题应由两个越南人民的自由决定来解决。”〔S/7067〕

30. 在这最后两句话里，我们政府只不过是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即人民的命运应按照自决原则来决定，而不应用武力或暴力来决定，也不应用把别人的意志强加在那些本应通过民主方式自由表达其意志的人们身上的办法来决定。我们曾经多次表示，我们欢迎联合国参与确保在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时，能够真正行使自由选择权。

31. 我们愿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来寻求机会提出这些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并在会议桌上考虑这些意见，而目前我们还想不出有比安全理事会更好的途径。正如约翰逊总统在一月十二日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我们愿意在任何会议桌上见面，我们愿意讨论任何建议，四点、十四点或四十点都可以，我们愿意考虑任何集团的意见。”

32. 总之，我们决定把越南局势提到安全理事会上来的理由是简单明了的，对大家来说也应该是一清二楚的。越南战争仍在继续而未见缓和。我们引以为憾。在联合国这一正常途径之外所作的许许多多紧张的和平努力都已证明无济于事。安全理事会——我们就是安全理事会这一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的成员——还没有正式的机会来看看它能否运用它积累下来的智慧、经验和影响，找出一种能在其他方案均告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的新方案，找出一种新元素或催化剂，以回答保罗教皇上星期六提出的问题，即“谁知道联合国的调解是否终于……可能在明天——我们愿意希望甚至就在今天——就解决这一可怕的问题。”我们支持这些意见。

33. 我们前此没有到安理会来，因为安理会许多代表对我们说，如果我们来，就会干扰正在进行的一些和平主动行动，而无助于和平解决。我们理所当然地尊重了这一劝告，因为我们相信同我们的同事们进行的协商。也因为我们自己采取的和平主动行动正在进行，我们于是尊重了这一劝告。但是，几天前胡志明主席已把那特殊途径的大门关上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探索一条新的途径，征求这一伟大机构的意见、主意和审慎的判断，这个机构二十年前在旧金山建立时，就由宪章明文规定应协助世界寻找实现和平这一我们大家都渴望的目标的道路。

34. 主席先生，正如我昨天给你的信〔S/7105〕里所说的，我承认，我们了解由于这种障碍，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建设性行动不会很容易。可是，鉴于根据宪章安理会有义务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鉴于前此在联合国外谋求恢复和平的一切努力都已失败，我们仍然深信，安理会应该刻不容缓地正式着手处理这一局势，必须作出其最积极的努力，运用其巨大的威信，来找出一项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希望我们安理会的同事们会同意，我们对和平的共同热爱和对人类未来的共同责任所要求于我们的不能低于此。

35.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首先愿对上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赛杜先生表示感谢，他的外交才能和突出品质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今年安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人数扩大了，许多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曾为此而作过很大努力。我们觉得应当向保加利亚、马里、乌干达、尼日利亚、阿根廷、日本和新西兰等安全理事会新理事国代表们，表示祝贺和欢迎。苏联代表团还愿意对安全理事会的恰当扩大表示满意，这无疑使联合国的这一最高机构更有代表性。

36. 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声明，它反对召开安全理事会讨论越南问题，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

37. 大家都知道，苏联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越南问题应在日内瓦协议的范围内加以解决的正义立场。美国建议安全理事会讨论越南问题，显然目的决不是真正要解决这一问题，而只不过是举行所谓“解决”越南问题的会谈为名，来掩盖五角大楼扩大侵略战争措施的一种转移目标的手法而已。

38. 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是在什么情况下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对一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已恢复了野蛮轰炸。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务院需要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以便宣布，也在安理会宣布，美国继续执行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罪恶政策，这种政策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公然破坏。

39. 美国代表在安理会还没有通过议程之前就急急忙忙地做了一次长而不当的发言，对真实情况粗暴地加以歪曲，这就进一步证实，华盛顿连想都不想真正解决越南问题，他们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目的就是玩弄宣传把戏，表演一下他们老一套的滑稽剧。

40. 事实以及美国的所作所为和种种计划，比任何言词都更雄辩地说明，美国根本不想真正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华盛顿正变本加厉地在越南扩大其军事侵略行动，它在越南南方增加了它的军队数目，为侵略越南拨出大得离奇的款项，并扩大它对越南南方的罪恶干涉。

41. 美国拒绝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条件的公正与合理的纲领；实际上，美国是不愿意回到严守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上来；美国还拒不承认越南问题只有在越南南方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民族解放阵线的参加之下才能得到解决。

42. 美国继续肆无忌惮地干涉越南内政。正是美国扶植了西贡傀儡政权，企图借助于它的干涉军镇压越南南方人民为自由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越南问题上，美国行事仍然是从暴力立场出发，使用的语言，不是威胁就是最后通牒，这只能令人发指。美国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袭就是这种建立在武力和威胁基础上的政策的进一步表现。如果美国真的象它自己叫嚷的那样想要和平，恢复轰炸难道就是创造一种有利于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气氛的办法吗？

43. 大家都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最近在为结束越南战争而作出的努力中，再一次表明它愿意达成一项符合越南人民利益的公正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一月二十四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给世界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出了一封信，声明：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想要和平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四点纲领，并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来证实这一点。美国政府必须最后地、无条件地结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其他一切军事行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设想政治解决越南问题。

44. 苏联政府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发表的

声明着重指出，美国国家元首发出新倡议两天之后，美国空军就恢复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空袭，这表明美国事实上并不想结束越南战争。美国的这一所谓和平倡议是一种外交手腕，其目的在于欺骗世界舆论，准备对越南人民进一步扩大侵略。

45. 以上是我们认为是今天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议程时必须提出的意见。苏联代表团反对通过这一议程。

46.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欢迎你，并祝贺你荣任要职。我想，特别是在这困难的时刻有你来主持我们的会议，我们大家都感到幸运。也许你自己不会愿意在你刚接任不久就要你挑起这副重担，但在安理会历史上的这一困难而又非常重要的时刻有你来负责，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感到高兴的。

47. 同时我也想提一下离任主席，由于他的经验、才能和风度，我们大家都对他都抱有很高的敬意。在他和解精神的影响下，我们得以度过了一月份而没有发生任何破坏和平的事件，无论如何在本安理会情况就是如此。我们感谢他的努力。我们大家当然都欢迎各位新理事国代表，我相信，他们将给我们的讨论带来新的力量和生气。今天我们大家都记得离任的各理事国代表做过的工作。我们都记得很清楚，他们每一个人都对安理会作出了无比宝贵的卓越贡献，我们今天向他们表示敬意。

48. 我本来就有点拿不定我就我们现在讨论的通过议程这一有限的问题发言是否合适。听了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后，我现在更加犹疑了。我们目前涉及的当然完全是议程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如果安理会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决定把这个项目正式列入议程，那么我们以后会有时间来讨论和辩论实质问题。甚至在听了苏联代表对我们发表的意见之后，我不相信我们之中有任何人会怀疑我们应该在本安理会讨论这一非常重要而又危险的问题。我不相信什么地方会有人怀疑越南局势对亚洲及亚洲以外地区的和平所造成的威胁。我不相信什么地方会有人怀疑安理会根据宪章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我不相信会有人怀疑安全理事会不应当逃避它的责任，不管这种责任

是多么地艰巨。因此，我的代表团完全支持美国政府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的行动。

49. 我说过，我们以后会有时间来讨论我们面前的各项问题的实质。目前，我只说这么一点就够了。对于越南人民和一切卷入了这场冲突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没有人比我们更感遗憾的了。我的政府一贯坚持寻求一种可以据以进行和平解决的谈判基础。而且，我的政府本来希望北越人会利用停炸的机会对美国一再提出的谈判建议作出反应。但北越人还是不肯。最近，他们把这一态度表示得更清楚，更粗暴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继续负有极严重的责任。

50. 因此英国政府已经声明，它对于美国决定恢复为了达成和平解决而一度暂停的轰炸，表示谅解与支持。谈判的敌人就是和平的敌人。谁拒绝谈判，谁就是强行制造我们大家都殷切希望避免的后果。谁拒绝谈判，谁就要对血流的僵局承担责任。

51. 但是我们不在现在辩论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究竟要不要把这一越来越危险的局势列入我们的议程。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愿意我们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拒绝这样做，我们就应当受到全世界的正义谴责。我们开会就是要为谈判寻找一种办法，一个基础。我说过，没有人会主张我们应逃避这一责任。我祝愿并毫不怀疑我们将会成功，而且我相信安理会会同意，我们当然是应当进行下去的。

52. **赛杜先生(法国)**：我首先要向离开了我们的安理会前任理事国代表们表示感谢，并向新任理事国代表们表示祝贺，这些新代表将和我们一起分担重任，使安理会具有一种符合如下那些人期望的面貌，这些人感觉到联合国的这个主要机构应该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出联合国的组成情况。如果我特别祝贺在这里代表一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各位同事，我相信大家是不会见怪的。我的国家认为，这些新兴力量的出现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合理满足他们在经济、政治和人道方面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证世界和平的一个条件。很幸运，安全理事会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增加这些新兴国家很有才能的代表。

53. 我们以应有的注意倾听了美国代表的发言。他解释了他主张安全理事会应讨论越南问题的理由。

请大家允许我说明，尽管他的理由说得很明确，也有说服力，但还是消除不了我的代表团的种种疑虑。我们认为，我们以下的一些考虑似乎特别重要，现在我来简单地说明一下。

54. 我的政府不认为联合国是谋求和平解决越南冲突的适当场所。这一见解基于两个重要理由。第一，冲突各主要有关方面，除了一个例外，在联合国都没有代表。中国没有真正的代表，而两个越南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即使安理会同意邀请这两国政府出席，冲突双方也不能以平等地位参加讨论，而平等地位是一切健康有效的谈判的必要条件。结果在安全理事会上的辩论很可能象以前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仅仅形成无益的对峙和纯粹形式上的发表一通意见而已。

55. 第二，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个争端以前曾在日内瓦会议的范围解决过，现在仍属于这一会议的权限之内，因此人们可能会对这个世界组织讨论这个争端的权利提出异议。冲突的所有当事国都以不同身分出席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两次日内瓦会议，所有当事国都经常提到会议上签订的协议。因此，只有在这些协议的原则基础上举行谈判，才有希望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如果联合国在现阶段出面干预的话，除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异议之外，依我们看，这只会增加已有的混乱。没有各主要当事国之间的真正的讨论，结果只能是靠不住的。

56. 我的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认识到目前和平所受到的威胁，但由于上述理由，我们不能支持把越南问题列入议程的要求。

57. **库利巴利先生(马里)**：在陈述我代表团关于通过议程问题意见之前，我愿意简短地、当然是在记住主席嘱咐的情况下，向欢迎过我代表团的安理会代表们表示感谢。由于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安理会派有代表，我愿意请安理会容许我乘此机会在今天会上向选择马里共和国在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里接替象牙海岸共和国席位的非洲集团表示感谢。我还愿意向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期间对我的政府表示信任和友谊而选举马里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所有代表团表示感谢。

58. 在向先于我国担任理事国的各代表团的 活动表示敬意时，我愿意声明，马里共和国政府在安全理事会的各种活动中，将经常牢记宪章中的各项崇高理想与目标。马里共和国总统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在回答驻巴马科各外交使团的新年贺词时说过，“马里在安全理事会的声音将为正义与和平服务”。马里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奉行的政策，实际上将忠实反映组成马里伟大政党，非洲民主大会苏丹联盟党的政治纲领的各项伟大原则。我们在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已经满怀信心地表明了这一政策，并将在安全理事会毫不含糊地遵循这一政策。

59. 马里共和国属于曾经深受、并继续遭受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形形色色的外国统治之苦的亚非大家庭。但是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决不会为愤怒、憎恨或复仇心情所左右。相反，我们将努力增进谅解，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协助促进一种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平等的政策。

60. 马里共和国也属于一个更大的、由不结盟国家组成的政治集团。因此，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所载的原则与行动纲领以及亚非万隆会议和两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所拟定的原则与行动纲领，都将是马里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活动的指导方针。上述原则和行动纲领谋求消除殖民主义，消除一切形式的侵略政策，消除帝国主义以及外国对别国内政的一切形式的干涉或插手。

61. 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安定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经济困难。马里共和国政府深信，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帮助各国人民充分行使其主权的各种属性，保护小国不受外国干涉。

62. 马里政府对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深感荣幸。与此同时，马里政府认为自己在这个最高国际机构中的理事国身分，将使自己有机会更密切地参加保卫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从而对维护和平、促进各国在平等基础上互相了解、互相友好的政策作出微薄的贡献。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我才欢迎有这样的机会来更密切地和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进行合作。

63. 大家都知道，马里共和国政府非常关切目前

东南亚的严重局势，特别是越南的严重局势。因此，我的政府热切希望对恢复这个动乱了二十多年的地区的和平能有所贡献。我们协助恢复越南正常状态这一愿望与努力的唯一准绳将是严格尊重越南人民的主权。

64. 每一个会员国，当它认为存在着某种危及其国家和平与安全，或者更广泛地说，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都有权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因此，我的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权利没有异议。但是，我们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越南问题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讨论任何问题都应当考虑到效果、实用价值，以及作出各当事国都能接受或可以强制他们执行的决定的可能性。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条件并不具备。事实上，与这场令人遗憾的越南冲突直接或卷入这场冲突的所有当事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只有它表示了希望安理会讨论越南问题。越南冲突中的其他当事国不仅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而且明确地表示反对在联合国讨论越南问题。这些其他当事国已经声明，它们宁愿在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另外一个范围内，即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和根据这些协议而设立的各项委员会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马里代表团认为，日内瓦协议和根据这些协议而设立的各项委员会，显然是重新讨论越南问题最适当的场所，当然，这要符合大多数当事国的愿望才行。

65. 我们不谈这个问题的实质。我的代表团认为，这样一个直接影响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应当在平静的气氛中并按照这样的安排进行讨论，即各当事国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申述其观点，并为之进行辩护。但是，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中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为在这些机构中只有一个当事国派有代表。在越南问题的现阶段，我看安全理事会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最有效、最合适的讲坛。

66. 另外一点是，美国政府恢复了轰炸，而与此同时又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我看这种策略并不高明。这当然是一种大张旗鼓地炫耀实力的做法，而不是寻求持久解决越南悲剧的最好途径或最好方法，而越南悲剧也有可能成为整个人类的悲剧。

67. 由于在越南冲突中受苦最深的各当事国已经表示反对在联合国讨论越南问题，我看不出现在把这问题拿到安全理事会来辩论会有什么用处。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妨害安理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特权；相反，我的代表团非常尊重安理会在这一方面的行动。我的代表团认为，为了取得成效，安全理事会的干预必须是及时的，而且应在有完全成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安全理事会才能保持并加强自己的尊严和权威，而安理会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运用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特权，就必须具有这种尊严和权威。

68. 因为有了日内瓦协议，所以把越南问题列入议程就牵涉到政治和法律问题，而研究这些问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由于这些原因，马里代表团反对在越南冲突的现阶段由安全理事会来审查越南问题。因此，我的代表团不会投票赞成通过这一议程。我的代表团这样做，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应当束之高阁。完全相反，我的代表团相信，必须作出审慎不懈的努力使各当事国之间在平等基础上开始对话。这种对话和努力的目的应当是为了把这一问题放在日内瓦协议的范围之内，以便创造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和条件。由于这个问题重大，我觉得任何其他可能导致无益辩论的做法都是不适当的。

69.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象在我前面几位发言的人一样，我愿意先向应当得到敬意的人们表示敬意。首先，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向那些到上个月为止一直和我们在这里共事而今年不再和我们在一起的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代表们表示敬意。我相信联合国对他们在本安理会所做的工作是很感激的。我作为代表非洲的一个理事国代表，想单独提一下我的老朋友、老同事、象牙海岸代表乌谢尔先生的名字，希望大家是会原谅我的，因为他为他的国家、为非洲大陆、为整个联合国，在安理会做过出色的工作。我很高兴他的工作已得到了部分奖赏，这就是他最近在他自己的国家已被提升为象牙海岸外交部长。

70. 其次，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今天荣任安理会主席。我相信由你来主持会议，这将向老理事国代表们表明，至少有一个新理事国被选进安理会是当之无愧的。

71. 我的确很高兴今天能代表我的国家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在这里讲话。我为能在这里和其他两位同事一起反映非洲大陆的意见，并作为将在今后一、二年中在安理会尽力反映亚非国家意见的队伍中的一员，而感到高兴。

72. 大家都会记得，我们亚非国家集团为了扩大安理会曾经不得不进行多大的斗争啊。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亚非国家集团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有更高的智慧，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一根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深信，当时宪章起草人的目的是，安理会理事国的数目应当不时进行讨论，使之更清楚地代表世界舆论。我们到这里来，第一是向内行人学习如何工作，第二是坚定地按照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之高低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相信，和我一道第一次进入安理会的同事们是会同意我这样说的。

73. 尼日利亚象非洲其他国家一样，信奉不结盟政策。这一政策决不意味着遇事消极中立，而是积极地独立思考某一特殊事件的是非曲直，并按照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特殊事实和全部优缺点的看法，决定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74. 作为尼日利亚的代表，作为非洲代表之一，作为亚非国家集团代表之一，我保证始终进行合作，反映上述不同集团的意见，并与安理会其他同事们合作，共同贯彻宪章的宗旨，履行宪章交给安全理事会的职责。

75.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交朋友。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树敌。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失去朋友。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公平与正义讲话，是为了代表所有那些马里代表刚才雄辩地谈过的原则——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等等——讲话。

76. 我刚才说过，尼日利亚出席安理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协助贯彻宪章的宗旨，履行宪章交给安全理事会的职责。大家都知道，这些职责之一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职责。因此，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认为安理会就应当对此想些办法。不管什么时候国际和平与安全真正遭

到破坏，安全理事会的重大责任就是考虑对此采取措施。

77. 由于上述原因，自从尼日利亚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以来，我们就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时常受到威胁这一事实一直感到心惊胆战。可是对于这种情况，联合国内有很多人好象并不急于想些办法。或者即使他们表现出急切的心情，这种心情也没有到足以解决这一问题的程度。安理会用不着提醒就会想起那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都有罪的议题。其中最近的一个议题就是南罗得西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承蒙安理会注意到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安理会采取的行动却远未满足尼日利亚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期望。

78. 自从尼日利亚和它的非洲伙伴国家选进安理会以来，我的同事们和我一直感到奇怪，为什么安全理事会还不开会，而我们这方面则一直在开会，想方设法看能够以非洲的名义提出什么倡议使安理会重新运转起来。我们曾经考虑的议题之一就是越南问题。我们讨论了赞成和反对采取行动这两个方面的论据。我们和非洲集团以外的人们磋商过很多次。在我所说的那个时间里，美利坚合众国暂停了对北越的轰炸。我们觉得这是在资产负债表上增加了一笔存款，这应当使我们再考虑一下能不能让安全理事会参与其事。当然，我们记得，几个月前安全理事会的确实谈论过越南问题，我们也记得结果是一无所获。而且当时和我们交谈过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时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有害于他们认为是为了努力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而正在双边进行的工作。当然，我们考虑到某些国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因此如果联合国想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有所进展的话，这些国家的出席将是十分可取的。经过种种考虑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也许最好不要插手，因为最重要的是应当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恰到好处，而不是碰巧谁来解决它。

79. 因为尼日利亚认为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职责”，所以安理会任何理事国倡议把一个威胁或已经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提交安理会，尼日利亚决不会因此而谴责该理事国。因此我要充分说明，我们决不因美国把这个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而予以谴责。

80. 我们一知道这一问题将要提出来，就开始考虑现在是不是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时候。对不起，尼日利亚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可惜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好时候，因为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我们深感遗憾的事情。当美国决定暂停轰炸北越的时候，尼日利亚曾经是最早表示赞赏这一措施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也是对美国认为必须恢复轰炸北越而感到遗憾的国家之一，我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会原谅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国士兵卷入了越南战争。我们但愿美国士兵没有卷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越南的流血事件继续下去。我们对此的确深感遗憾。但是，我们之所以对美国改变态度感到痛心和遗憾，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停止轰炸对于创造正确解决越南问题的适当气氛是有帮助的，而恢复轰炸肯定不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我们觉得，美国态度的改变造成了一种局势，使安全理事会更难于处理这一问题。

81. 我要对那些提出这一议题的人们担保，如果他们是在上星期或两星期、四星期以前这样做的话，就尼日利亚而言，他们是会受到欢迎的，因为，我在前面说过，那时候我们已和我们的朋友们合作，正在很积极地考虑把这一问题提到安理会来。

82. 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到这里来始终都是乐意听取双方的论据的。我的确很仔细地听了美国代表提出的雄辩的论据，我同样仔细地听了苏联代表和法国代表提出的论据。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的责任就是很仔细地听这些论据。美国代表提出的论据使我明白了，即使我们不进而讨论所谓问题的实质，把这个议题在这里提出来已经带来了一些好处。这个议题的提出，使我们能够就原来所想的程序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由于我们程序的灵活性，实际上已经谈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仔细地听了苏联代表和法国代表的发言之后，我怀疑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否能取得好结果。

83. 我在别的讲坛上经常说，东南亚问题是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转的。我们和非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同事一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一事真诚地感到遗憾。联合国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得维护亚洲和平这一工作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个伟大的国家不在，北越政府不

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按照尼日利亚所希望的那样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是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直接有关的人民的代表们缺席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决定一个问题呢？

84. 我想当美国代表说，他的政府准备接受今天不在这里的某些政府参加讨论时，他是预先看到了上述问题的。如果我们能通过我现在还不知道的某种程序，除请南越政府之外，还设法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内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讨论的话，我想我们就能够就越南问题进行一次从未有过的最有益的讨论。

85. 我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新理事国代表，我不知道能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做到这一点。我要声明的是，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那么尼日利亚将会投票赞成把这项议题列入议程。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恐怕尼日利亚就很难接受这样的意见，即没有我所提的那些代表参加而讨论这一议题可以有助于越南问题的美满解决。

86. 我早些时候说过，我们是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是易于说服的。我们并不自称一旦持有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就一定是永远正确的。假如代表们在安理会的进一步发言证明，我们的疑虑所依据的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假如有更多的论据说明我们可以举行我所指出的那种类型的讨论，而这种讨论对解决这个问题又会产生好结果，那么我们会投票赞成把这个议题列入议程。如果没有上述那样的进一步的论据，我想宣布，尼日利亚将投弃权票。尼日利亚之所以将投弃权票，是因为它认为安理会应当注意到越南问题，但另一方面，尼日利亚迄今仍不相信没有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而讨论越南问题会有什么结果。

87. **主席：**我的名单上还有几位代表要求就通过议程问题发言，因此我建议休会，今天下午三时三十分复会。

下午一时三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